

中國
十大

卷八

南朝金粉錄

清·乾隆藏書

帝王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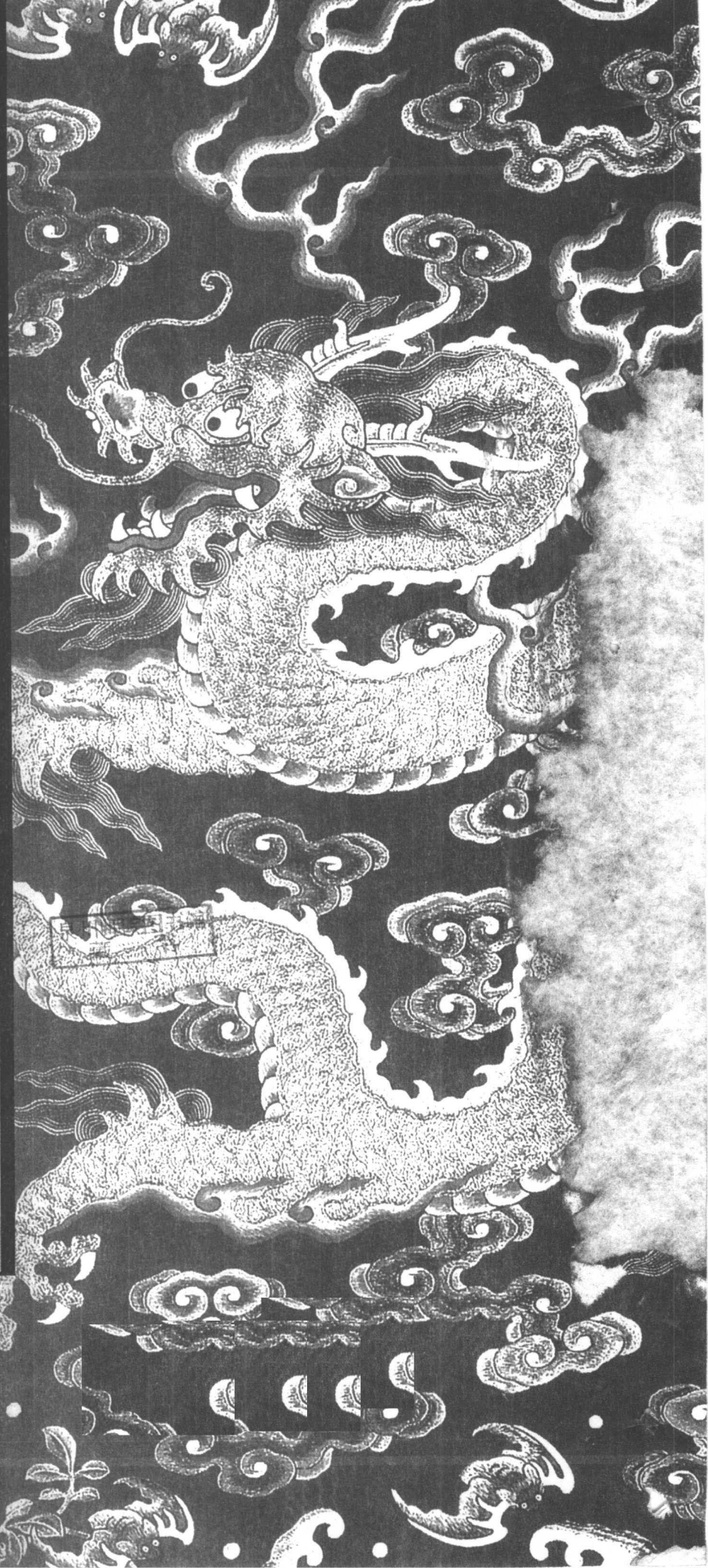
帝王藏書

中國十大

卷八

【南朝金粉錄】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次

序	一
第一回 永善村耆老賑鄉鄰 武昌府考生惊奇禍	三
第二回 老奴仗義激烈陳詞 方外多情殷勤下榻	八
第三回 法外法僧舍栖身 遇中遇旅人得所	一二
第四回 山水娛情名流驚艷 一見傾心公子相思	一五
第五回 開筵招飲一枝園 訪彼美重游半山寺	一八
第六回 投猛葯公子解痴魔 進良言佳人施慧舌	二三
第七回 嘉賓賢主隔省同年 雪虐風饕窮途奇遇	二八
第八回 名妓知人解衣推食 英豪重義誓海盟山	三二
第九回 觀燈景豪杰護嬌娃 設筵良朋修祖餞	三五
第十回 公子多情驚逢旧遇 美人薄命哭訴離衷	四一
第十一回 懲惡鴛鴦令尹施威 避貪狼俏佳人脫籍	四六
第十二回 高捷南宮鄙夫喪胆 榮歸故里寒士揚眉	五一
第十三回 綸綽承恩詞臣應詔 絲羅踐約淑女于歸	五七
第十四回 情切切軟語勸新郎 意勤勤交章荐豪杰	六一
第十五回 褚飛熊山徑斬淫僧 洪一鶚酒樓逢故友	六六
第十六回 試金殿世職作中書 毀公堂土豪連巨盜	七一



中國十大帝王藏書

卷八

二

第十七回	繆瑞麟大破德安城 汤献忠进剿白沙铺	七六
第十八回	邪术惊人官军败绩 英雄殿前大显神威	八二
第十九回	洪一鹏督师剿逆寇 褚飞熊擒贼建奇功	八六
第二十回	勇先锋诱敌克黄安 伪军师退兵屯白庙	九一
第二十一回	黄安城四路进兵 杨家岗二熊大战	九六
第二十二回	洪提督设计服强梁 刘天熊进言规契友	一〇一
第二十三回	士饱马腾雄师奋勇 智穷力竭贼首遭擒	一〇七
第二十四回	开府两江整官察吏 提巡五省戡暴安良	一一三

序

近时小说，大抵言情风月，娱人耳目，中人以下莫不手执一编，以为赏心乐事，稍不自慎，貽害深焉。吾友牢骚子所著《南朝金粉录》一书，其中非无佳人才子名士英雄，然皆指晚近人情，言之凿凿，而其设心之苦，用意之深，措辞之雅，立论之确，虽不过十万言，其言简意赅，实足为软红尘之中当头棒喝，至于笔墨之妙，尤其末焉者也。直以为劝世之文也可，即以为讽世之文亦无可。有心世道者，当亦有感于斯文。

光緒己亥小易月，綠楊城郭山人書于海上

中國十大

帝王藏書

南朝金粉錄



中國十大

帝王藏書

卷八

[illegible]

第一回 永善村耆老賑鄉鄰 武昌府考生惊奇禍

却说湖北襄陽府西门外永善，有个小小富戶，姓吉名德字乐余。虽非仕宦人家，上代亦有入过学的人。到了吉德这代，适当粵匪猖獗，各省停考，因此不曾读书，守着些先人的余业，安分守己，也还不恶。却喜他生性好善乐施，亲戚邻里中有贫穷无靠的，他便百计周全；有人向他借贷，无不应允。妻子安氏，生平亦极慈善，待家中的奴仆如待自己儿女一般，常说：做奴婢的人，也是父母所生，一样娇生惯养，不过少几个钱，卖到别人家去，听人使用，已是可怜已极，若再朝打暮骂，放作自家的儿女，送与人家使用，你道舍得舍不得的？存心如此，虽近来乡宦人家也未必有这样好妇人。只可惜他夫妇两个，年过半百尚未得子。安氏曾生过一女，长到八岁后又死了，这安氏因自己的年纪已老，断难生育，因劝吉德纳妾，指望生个儿子，以为香烟之续。吉德见安氏累累相劝，他便纳妾柳氏。到六十岁这年，竟生一子。老夫妇两人好不欢喜，就代他取个名字，因为是六十岁上生的，名唤庆和，号寿人，平时就唤他庆儿。他老夫妇两个没事的时节，常言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老两口年已花甲，自思子息艰难，不期上天怜佑，还赐一子，这皆是祖宗功德与那平时修积来的。

从此他二人更加好善，凡那修桥补路、賑济贫穷的事无不向前。更喜这吉庆和天资颖悟，敏达过人，到了五岁，就请了个先生在家教读。真是经目成诵，聪敏绝伦，先生常在吉德前夸奖，老夫妇更加喜悦。忽然这年襄陽出蛟，山水直捣下来。四乡八镇，田禾房屋尽被淹没。饥寒载道，满目凄凉，甚是可惨。幸喜永善地势还高，不过被水淹没了田禾，房屋一切均未冲坍。村中有一穷户人家姓韩，老夫妇两口，人都唤他韩老儿，家中毫无产业，平时靠着村中有事的人家，喊他来撮撮忙，挣几个钱度日。吉德家里他夫妇也是常来的，吉德不时也周济柴米。他却有个儿子，那年十六岁，也读过两句话，因无力不能上学，就送

他到城里学个小小的手艺。却当这年水荒起来，村中做事的人家也没有了，韩老儿夫妇也无处撮忙，正是在那里无法，又见他儿子在城里，店家因柴米腾贵裁减闲人，走了回来。由是一家三口，终日里有一顿没一顿的，忍饥受饿。合当他的造化来了，这日有个邻居偶与吉德闲谈些遭水情形，不知不觉的就说起韩老儿一家三口，怎样的忍饥受饿，有一顿没一顿的情形，实在可怜得很。你老人家平时是最好善最仁慈的，怎么设法救他一救才好，也是莫大的功德，天老爷都要保全你老人家子孙昌盛的。

吉德听说便动了个恻隐之心，就叫这邻居带信，叫他三口儿来。次日，韩老儿听见这话，真是喜出望外，就带着妻子到了吉家，见了吉德的夫妇自是千恩万谢，感戴不尽。吉德看见韩老儿儿子生得颇为俊俏，就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了？』他便答道：『名唤韩宏，今年十六岁。』吉德又问道：『你识字么？』他又答道：『也曾上过两年学，颇识得几个字，只恨家寒无力读书，以致改学了个小小手艺，心中却是不愿。』吉德见他对答如流，极其伶俐，甚是可爱，遂又说道：『你既不愿做这手艺，就在我家伴我的儿子，再上两年学，多识些字，随后就改了这个营业，另做别事也好。但是在书房内，却要用心听先生教训，不许同我儿子两下胡闹，你可愿意么？』韩宏听说，便磕了个头道：『难得你老人家这样提拔，真是重生的父母，虽粉身碎骨亦不能补报，那还有不愿的道理呢？』韩老儿夫妇亦是叩头不已。

从此韩老儿夫妇就在吉家，韩宏就同吉德的儿子一齐上学。偏喜这韩宏读书聪敏，先生亦甚喜欢。过了两年，吉德就将些田产事务叫他兼管兼管，韩宏倒也清楚，并未错过一件。吉德又见他诚实可靠，就把所有的事全交付与他。光阴似箭，韩宏已是二十二岁了，吉德又代他讨了个老婆，让他一家人团聚，韩老儿夫妇更是感恩不尽，就此另找了一所房子，仍回到自己家中居住起来，也算是丰衣足食，无虑无忧。

却值那年洋商收买茶叶，茶价大贵，韩宏又向吉德借了些资本，往九江贩卖茶叶，果然时来运来，大

得其利。又听得下江一带缺少杉木，他又运了些木头，亲赴南京镇江各处去卖。真是货到一处，就争买一空。由此做了几趟，赚了若干银钱，又交接上了几个官场中人，甚是亲密，他便惑于势利，又见那做官的呼奴使仆，好不排场，自己也想捐个官，炫耀炫耀。合当遇巧，却值河南郑州决口，泛滥了十几州县，河工紧急奉旨开捐，他就援照郑公章程，捐了个同知，指分江南候补。进京引见的时候，又钻了两条路，认识了几位大老，复又花了些钱，拜了门生。出京时又要了两封请托督抚及藩臬两司的信。更兼他学得一身夤缘奔走的本领，专在那当道面前趋奉。故到省不上一二年，就委个釐金的差使。韩宏心满意足，又差人到家乡把家眷接来，在南京石霸街租了一所房屋，安住他父母妻子。看官你道世间上事，从那里说起，这韩宏十年前是个精穷的穷鬼，就因吉德提拔了他，不到十年的光景，居然是一位官长，名利两全的了。

话休烦絮，再说吉德的儿子吉庆和到十七岁这年，适逢岁试，他便去应考，就入了个襄阳学的生员。此时吉德夫妇已是七十七岁了，见儿子进了学，又是拔府，心中好不欢喜，终是年老的人，不能过于烦神，因儿子进学，不无有些亲戚故旧前来贺喜，他便忙忙碌碌应酬了好些日子，不觉身子就不爽起来。先前还可支持得住，渐渐的就卧床不起，不到三个月，老夫妻两个先后都死了。吉庆和把丧事办过，又择地安葬，养生送死，次第办毕。自己就随着他的生母，料理些家务，无事的时节，仍然捧著书本子，在那里诵读，以图上进。

真是光阴迅速，不觉三年服阕，又值大比之年，吉庆和就料理着预备乡试，等到桂花香里，槐子黄时，他就检点些书籍，带了考资，行李书箱一一收拾停当，看定吉日，辞别他生母，然后带了一名家僮前去赴考。不一日进了湖北省城，就近寻定寓所，安好行李，先写一封平安家信寄回襄阳，这才赴学报名，去买试卷。诸事已毕，专等进场。到了初八日入闱与考，自不必说。三场考毕，觉得自己文字亦颇得意，安歇

数日，就预备回家，不料天外飞来一桩奇祸。

这日正在那里独自坐着揣摩场内的文字，只听得门口有人问道：「此处可是襄阳府永善村吉相公的考寓么？我是他家里的人来送信的。」吉庆和听得清楚，忙着走出来看是何人，原来是他家佃户李大，因问道：「你来做什么的？」那李大见是自家主人，忙走进里面说道：「相公祸事不小，自从相公动身以后，不到十日，左邻王义家失火，这日西南风大紧，相公家内无人，赶救不及，前后的房屋都延烧得干干净净，所有银钱物件，任什么都不曾抢出。主母还是小人闻信飞奔前去救出来的，险些儿丧了性命。现在暂且住在小人家内，因此命小人来请相公速速回去安置。」吉庆和闻说这话，犹如半天里霹雳打将下来，吓得魂飞魄散，即刻忙令家僮挑了行李，算清房钱，回奔襄阳。母子见面，免不得抱头痛哭，诉说苦衷，只落得个财去人安乐。日来月往又过了几个月，渐渐的度日维艰，吉庆和就想起他父亲曾提拔过一人，姓韩名宏，闻得现在南京做了官了，不免前去寻着他，借些银两，或托他谋个馆以为生计。主意想定，仍将他生母并家僮来安寄住李大家，好容易借了些盘程，搭了个船，直望南京而来。

不一日到了南京，寻定客寓，又各处打听了韩宏的住处，带了个乡愚弟的帖子，走到石霸街寻着他的公馆，就将帖子递进去，管门的人问明来历，吉庆和又把失火的话细述一遍。那管门的这才进去回禀。停了一会，见那管门的拿着帖子出来，说道：「我家老爷说，从来不认得这个同乡的，敢是你问错了，请你再到别处去问罢。」吉庆和闻说大为疑惑，便又问道：「你家老爷可是姓韩名宏，湖北襄阳府永善村的人么？」那人道：「正是。」吉庆和道：「既然不错，我与他是世交，他十几岁就在我家上学，与我同窗，那时我只七八岁。事隔十几年，恐他忘了，记不起来，我先父的讳是个德字，号乐余，烦你再去回明白了，你家老爷自然知道。」那人没法，只得又进去回禀去。未多时见那人气喘喘的走出来，发话道：「你这人好不

明白，那有打抽丰这样打的，我家老爷说认不得你，偏要在此胡缠，我家老爷反说我说得不清楚，倒被他骂了一顿，可不是好端端的带累我们受气。请你快些走罢！少时我家老爷就要出门拜客，若见你还在这里，又要骂我们了。少年人什么事不可做，偏要学这不长进的事，向人家乱打抽丰，我看你也还体体面面的个人。』还要望下说，只气得吉庆和怒发冲冠，举起手来就把那人劈面一掌，便大骂道：『好大胆的狗才！你敢仗着你主人势，出口伤人，你不知道你主人是个负义忘恩的贼子，你想他的富贵是从那里来的，靠着何人才有今日？若不亏着我家太老爷救他，连他那一对老畜生都饿死了，今日老爷落难下来到此找他，他应该知恩报恩，才是道理，他到反说认不得我，真个是衣冠禽兽，畜类不如。再加你们这一班狗才，狐假虎威，倚官仗势，真正岂有此理！』欲知吉庆和见到韩宏没有，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老奴仗义激烈陈词 方外多情殷勤下榻

话说正骂之际，只见里面走出一个五十来岁的家人，赶忙上前望吉庆和说道：『先生且请息怒，有话慢慢商量。』吉庆和听他也是襄阳口音，便道：『乡亲你不知道，此中的情节多著呢！』那老者道：『此事我是知道的，先生不必怒，且请到外面茶坊里，我与先生泡碗茶，叙一会子罢。』于是吉庆和便同那老者出来，走到文德桥下一个茶坊里，那老者又让他上首坐了。堂官泡了茶来，那老者又敬了一碗放在他面前，然后那老者才说道：『这件事的情节我是尽知的，今日却怪不得先生发怒，我老头子也是襄阳北门外人，离永善村有五十多里。在中年一边，尝闻人说，永善村吉太公家专行好事，这年襄阳大水，村中有个穷鬼韩老儿，父子夫妻一家三口，看看要饿死了，后来吉家看见人说，就叫他三口儿去。吉太公见韩老儿的儿子生的颇俊，又代他攻书上学，末后还代他讨了老婆，成就他一家团聚。后来隔了几年，又闻得人说韩老儿的儿子做了官了，我也不过相信。及至我进了他的门，见他姓名籍贯与传说的一样，心中就有些疑惑，又想天下同名姓的人多著呢，何以见得就是他呢，也就算了。不想今日才明白，确确的就是他。』

说著，又叹了口气，说道：『先生不必伤感，目下的人那能比得先生的太公，待人那种仁慈宽厚。都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在贫苦的时候，只要有人救他，任你叫他怎样都是没得说的；一到了得意的时候，就过桥拆桥了，还说什么知恩报恩的话呢！虽然如此，手掌看不见手背，现放著繁华富贵，一朝时运退了也就败坏下来，就便保得自己，子孙必不会昌盛的。你看世间上负义忘恩损人利己的人有几个好子孙的？不是嫖赌，就是吃鸦片烟不长进，把上人刻薄下来的银钱花消尽了，依旧是仰面求人。实在弄到没法想，虽叫他把妻子儿女与人家也是肯的，这就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了。非是我老头子吃主人的饭，还要说主人的短处，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是他听见了不过拼著赶我出去，也算不了什么要紧。先生这么

样个好人，忽然遭了大难，旁人见了也要帮衬帮衬，何况他是受过先生大恩的，如此负心真是不如牛马。」

这一席话说得吉庆和气已平了，这才问他的姓名，才知那老者姓顾名全。顾全又道：「先生且请今日回寓，明日老朽定到尊寓商量个安顿的法子。」吉庆和没法，只得答应顾全。又细细问明住处后，顾全才出门而去。

次早起来，顾全一心念著吉庆和在客寓内不知他一夜怎么样子伤感。因就开了账箱，将平时积聚下来的银子，还有二两多些，取出来放在腰内，便急急的去看吉庆和。到了客寓，问明房间，只见那两扇房门仍是紧紧的闭著，就在外面喊了两声，吉庆和从梦里惊醒，这才起来。

你道吉庆和如何起得这样迟呢？只因他昨日回寓之后，前思后想百感交集，一夜未睡，眼睁睁的望到天明才朦胧睡去，故此起得迟了。吉庆和开了房门，顾全走进来，先道了声『早』，然后望下说道：『先生昨日去后，我便回去在房里纳闷，适值主人来唤我，打量他必有话问我，就进去看他什么情形。果然他见面就问，我便趁著他问我的时候，就含讥带讽著实诉说一番，指望他回过意来，送些盘程，先生也好作个计议。争奈他老羞变怒，不但不能帮助，反说先生若果闹狠了，他便要用点势力。我听他这个话，以后便不能说了，因想这种人是不同心术的，说得到，做得到。若真激恼了他，弄出岔枝儿来，不是帮先生忙，反是累先生受害了。况且先生的时运太坏，还是忍耐些的好，因此难以报命，现在可另想了个主意，这城中汉西门有座清凉山，山下有个寺庙名妙相寺，寺内住持名唤法真，是河南长沙府首县人。那和尚与我甚是相得，前日去他寺内闲逛，他对我讲起，说有位施主是杭州人，要写一百部楞严经，去做功德，叫他找人抄写。只要字好，写得快，虽多送些笔资亦不妨事。连日法真和尚正各处找人抄写经卷，想先生是文人，字法一定是好的，想荐先生去抄写抄写，既可得他几个钱，又可免了房饭，暂且住两个月再图机会。

但不知先生意下如何？若是愿意俯就的，我便去会他，光景不致于推却。」

吉庆和道：「难得老丈关切，顾念同乡，就是暂且栖身，也非容易，那还有什么不愿意，致拂高情呢？但恐字迹恶劣，不堪中式，这便如何？」顾全道：「先生太谦了。」说著便从腰内将那带来的二两多银子拿出来，放在桌上，说道：「这两两多银子权作房饭之资，即请收下，不必介意。」吉庆和道：「萍水相逢，诸承关切，已是多情可感，若再蒙厚赐，何以克当？这是断乎不能消受的。」顾全又道：「老朽是个爽快人，况是同乡，不必过谦，且自收了，等先生发了财，再加倍还我有什么要紧呢！」说罢便告辞而别。吉庆和随著他送出客寓，心中著实的感激，不料奴仆中有这等好人，却从那里说起。一日无话。

次日午后，顾全又来匆匆的说道：「妙相寺昨已去过，法真和尚极口应承，现已招呼人打扫净室，请先生今日就去。」吉庆和听说又感激又欢喜，即便收拾清楚，算清房钱，叫人挑了行李，同著顾全一齐望妙相寺而去。走了一会，已到了清凉古道，时值暑尽秋来的天气，远远见清凉山上古木参天，真有明净如妆景象。

又走了半里多路，只见一带红墙斜映著西山夕照，朝南三座圆门当中，门额上写著「勅赐妙相禅寺」六个金字。吉庆和同顾全步上台阶。

有道人通报进去，法真和尚便迎出来，见了吉庆和，彼此见礼，复又通了名姓，然后依序坐下。小童献上茶，大家先喝了一口。法真又叫人将吉庆和行李搬进来，就在他住房后面桂花亭旁边那所屋内安顿。这才望吉庆和道：「老僧久仰大名，自恨识荆无自。昨得顾老先生荐引，极慰渴怀。今睹清颜，实深万幸。以后便可时常叨教了。但是小庵虽居城市，僻近山林，暮鼓晨钟，颇嫌寂寞，加以黄芽淡饭，粥板斋鱼，悦口既难，安居亦陋，尚望包涵一二，莫怪老僧相待之疏。」吉庆和便忙接口答道：「住持说那里话

来，小生游子他乡，羈人异地，已作穷途之哭，谁怜失路之悲。幸得顾老丈之一言，尤蒙大和尚之见许，三生有幸，一榻可安，得来此地勾留，便是眼前极乐，诚非所料，尚复何言？尚恐搅扰禅机，殊为耿耿耳。』法真见他语言不俗，便极口谦逊，复又谈了些书法，顾全这才作别，又向法真道了谢。由是吉庆和便在此安身，徐图机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法外法僧舍栖身 遇中遇旅人得所

话说吉庆和在妙相寺内，终日抄写楞严经，偶有闲暇，便到方丈与法真谈谈。法真也时常到吉庆和房里闲逛，彼此见著面，或议论些禅机佛理，或感叹些世态人情，却好法真立品甚高，脱却势利恶习，故此吉庆和竟与他结了个方外交，倒也颇不寂寞。

流光弹指，又届暮秋，这日午后无事，正与法真在方丈内围棋，一局未终，忽见道人来报：『赵老爷来了。』法真听说便搁下棋枰，迎了出去。少时走进一人，约有五十多岁，厚重简默，举止大方，进了方丈便向吉庆和对作了个揖，然后坐下。有人献上浓茶，他便先喝了一口，问法真道：『这位先生尊姓大名？』法真便一一代答，又向吉庆和道：『这位赵施主是本城一位绅士，壬辰科翰林，丁酉科云南正主考，单名一个弼字，台甫良臣，复命之后，便自在籍纳福。』

吉庆和听说，又望著赵弼道：『久仰斗山，未亲丰采，今瞻颜色，足慰平生。但不知老先生高寿几何？尚乞赐教。』赵弼答道：『老夫今年五十六岁，过蒙厚奖，实不敢当，老拙无能，惭愧，惭愧！』彼此谦逊了一会，便向法真问道：『闻说宝刹有位施主，要抄百部楞严经去做功德，外间纷纷传说，不知果有此事么？』法真答道：『此事实是有的，现在抄成二十多部。因这位施主讲究书法，选择甚难，一概抄胥，皆不堪用。故此日期虽久，写好的尚无几何。』赵弼道：『可能赐我一观，以扩眼界呢？』法真见说，便命道人捧出一部呈送上来。赵弼展开一看，只见银钩铁画，不亚钟王，正是一卷黄庭，却到好处。由首至尾看了一遍，赞叹不已。又道：『书法极佳，而且是玉堂风格，只可惜写此经卷，未免辜负苦心，但不知究系何人甘作抄胥之手呢？』法真道：『老施主法眼甚高，待小僧言来恐亦为之酸鼻。』于是就将吉庆和如何被难，韩宏如何忘恩，顾全如何仗义，小僧如何收留，细细说了一遍。



中國十大

帝王藏書

南朝金粉錄



赵弼听罢肃然起敬，向吉庆和道：『老夫有眼不识明珠，先生大才，实深钦佩。现虽落魄，终必飞腾。古今来多少英雄，半出于险阻艰难之后。那些鸡鸣狗盗，虽属一时显赫，亦不过电光石火，转瞬皆非。先生明达多才，万不可以此郁郁。』吉庆和道：『后学无知，辱蒙赏识，谆谆告诫，敢不铭心。』赵弼见吉庆和举止端庄，语言倜傥，心中著实赞叹。因想道：『他在此抄经，终非长策，何不把他请到我家，做个记室，他既可以得所，我两个儿子也可就此观摩，一举两得，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又向吉庆和道：『先生在此终有了时，经卷抄完却更作何计议？』吉庆和道：『蓬飘无定，后路茫茫。阮籍穷途，那堪设想。皱眉之急，只好暂救一时了。』赵弼道：『先生书法精妙绝伦，老夫鄙意，却有个冒昧之请，只因寒舍书记无人，拟屈高贤佐理一二。但未审先生之意，肯小就否？』吉庆和道：『一介寒儒，荷邀青眼，实为万幸，夫复何求！更蒙位置之殷，范我驰驱之力，遭逢分外，焉敢固辞。但字类涂鸦，尚求指教耳。』赵弼道：『先生谦谦君子，儒雅风流，令我气下十倍，既蒙不弃，明日当折柬相邀，所有未完经卷，不妨带往寒舍随时代抄。』

说著，转向法真道：『老夫此举，在住持意下如何呢？』法真道：『老施主古道热肠，近所罕有，只此一举，吉先生既可得所，老施主又可得人。实属一举两得，是好极了。』赵弼听说，又向法真哈哈笑道：『虽然如此，究竟有些割爱呀。』说罢大家又笑了一回，赵弼方告别而去。次早吉庆和梳洗才毕，见有个道人领著昨日跟赵弼的那个家人，走到房门口，取出赵弼的名帖，向吉庆和面前站定。说道：『家主人请师爷安，特地招呼家人过来请师爷驾，即刻就过去，夫马已预备好了。』吉庆和道：『管家你请稍待，容某稍为拂理，即便起行。』于是检点了一会，喊脚夫挑了行李，又到方丈内与法真作别，彼此均恋恋不舍。法真道：『先生此去，何日复来呢？』吉庆和回答道：『旦暮得闲，便来领教，诸承垂照，容报盛情。』说著，已出